

子弟書與紅樓夢

高國藩*

子弟書是清代民間文學中重要的種類。它從清代乾隆年間到清末爲止，在北京與東北各地盛行了一個半世紀。清曼珠震鈞《天咫偶聞》卷七云：“舊日鼓詞有所謂子弟書者，始創於八旗子弟。其詞雅馴，其聲和緩，有東城調、西城調之分。”¹⁾故它是滿族民衆的創造。“八旗”原是滿洲戶口的八旗編制，實指滿族民衆，“子弟”則是談伎藝的習慣用語，即指業餘歌唱家²⁾。

子弟書中絃詠《紅樓夢》題材的作品尤應爲我們注意。鑒於紅學界與民間文學界，對這部分作品甚少注意，本文特對《紅樓夢》子弟書作一大略之剖析，所涉獵的範圍有《紅樓夢子弟書》(春風文藝出版社)，《子弟書叢鈔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)，與日本《子弟書集》第一輯(橫浜市立大學)等書。

我們讀《紅樓夢》子弟書最大的感受是感到它絕不是原書的復印或翻版。如果那樣，它就不會爲人所愛聽，也就流傳不開。相反，它在《紅樓夢》基礎上進行了再創造，在藝術內容上出新，講說了一個又一個《紅樓夢》新的故事，而使喜愛《紅樓夢》的讀者，不得不去聽，去讀，去品味，乃至爭論。

老前輩對《紅樓夢》子弟書，有許多看不慣的地方。例如，趙景深教授在《子弟書叢鈔序》中說：“原來目錄上有韓小窓的《芙蓉誄》和

* 中國 南京大學 教授。

1) 見光緒三十二年(1906)刊本。

2) 見《子弟書叢鈔》前言。

云田的《探雯換祆》³⁾，由於《探雯換祆》思想性不強，就寧可將云田的筆名連同他的作品除去，一點也不覺得可惜。”可是我却覺得《子弟書叢鈔》中漏收了這兩篇。特別是《探雯換祆》，是非常可惜的事。這說明我們這一代與老前輩有“代溝”，看法和認識不可能一致。

《芙蓉誄》與《探雯換祆》是《紅樓夢》子弟書中兩篇頗為重要的作品，都寫到晴雯之死，還有這兩篇都寫到晴雯與寶玉痴迷的愛情，說明清代民衆十分注意寶玉與晴雯間的關係。可能是出於讀者同情和熱愛晴雯吧！兩篇幾乎無一例外的將寶玉與晴雯的離別，是作為一對戀人的生離別來寫的，這使老一輩學者受不了，故刪去之。

《芙蓉誄》寫晴雯之死是“從一而終”：

不料你義重情深來探我，
更令人終身感戴把心銘。
二爺呀！今朝永別要分手，
我的心中你要明。
自古道貞節二字女之根本，
從一而終無變更。
我而今擔了虛名誰不曉，
難免那背後旁人議論生。
雖然說此心可以對天地，
就只是枉費了平時一生的情！
我只好以假作真錯到底，
那從一二字不能更。
生是你的人來死是你的鬼，
也不枉旁人給我這虛名。

《探雯換祆》⁴⁾寫寶玉情愿為晴雯一死：

3) 不分卷二回，百本張鈔本，一冊。

寶玉說：“爲卿一死何足惜，
 要貪生黃泉何面再相逢。
 自從你前朝離了怡紅院，
 兩日來茶飯不思我的病已成。
 並將晴雯認作是寶玉的妾，所以以詩爲證：
 情深婢妾也相憐，
 生時密語紋心田，
 贈物無非明好愛，
 選衣總是意情緣。⁵⁾

這種寫法明明是離開了《紅樓夢》原書的旨意，而將寶玉與晴雯愛情化與夫妾化。這在一定程度上，表現了清代民衆的善良的愿望，希望寶玉與晴雯能够配成雙，作他的妾，永遠在一起。

《紅樓夢》子弟書對妙玉的描寫，也是出新的。在《雙玉聽琴》一篇裏，把妙玉描寫成是一個風流的尼姑，自有不凡之刻畫。當寶玉問她：“妙公輕易不游賞，何緣今日下凡塵？”只見妙玉“杏臉兒紅紅羞態兒媚”，急說道：“心靜別靈靈別慧，出家人遠世俗人。”可是妙玉實際上是凡心未泯。寶玉事實上就是個世俗人。可是《雙玉聽琴》裏將妙玉見到寶玉時的情態寫爲：“這妙玉一睜杏眼波微動，兩瓣桃腮紅更新。”“向寶玉細細鶯聲慢慢云：‘你從何處來到此？’語罷痴痴帶笑頻。”描寫得如此多情，原書八十七回只是說妙玉對惜春“微微一笑”。子弟書寫成妙玉對寶玉“帶笑頻”，意思就變了，那“杏眼波微動”便有了眉目傳情的味道；接着《雙玉聽琴》子弟書中描寫妙玉，第一，對寶玉表示“隨後跟”。“寶玉說：我來指引何如也？妙玉說：有勞大步我隨後跟。”第二，

4) 書衍《紅樓夢》第七十七回《俏丫頭環抱屈夭風流》。

5) 原書是寫晴雯寶玉探視換衣故事。

對寶玉表示自己“冷清”。“寶玉說：淒淒慘慘誰家怨？妙玉說：冷冷清清何處音？”第三，主動邀寶玉雙雙坐下來談心。當時兩人都已留戀忘返了；“妙玉懶移逍遙步，公子遲留自在身。妙玉說：‘你我何妨石上坐，你看他細膩光滑可愛人。’”由上可見，前兩項是暗示傳情，後一項是主動求愛了。如此尼姑，還不够冠以“風流”二字麼？行爲既不顧及儒家的“男女授受不親”的限制，觀念又不顧及佛家“遠色俗”的告誡，居然約個多情未婚少男單獨坐下雙雙談心，從一個十八世紀的尼姑，變成一個二十世紀現代多情女郎，子弟書對妙玉的描寫，可以說超越了兩個多世紀，賦予了她一個世俗少女的靈魂，並無尼姑一塵不染的樣子。

《品茶櫳翠庵》子弟書，雖然是根據四十一回“賈寶玉品茶櫳翠庵”寫成，但是藝術內容也出新了。妙玉很看不起劉老老：“妙玉見這個婆兒出言不遜，而且是一身俗氣甚腌臢。仔細端詳心中詫異。他也配與賈母同行並同肩。不是我眼內將他瞧不起，只因他顛蒜兒一般教我嫌。”出言不遜指劉老老說了一句：“家廟兒比野廟兒更新鮮。”粗里粗氣的，引起妙玉的反感。如此寫法勾通了妙玉與劉老老二人的關係，這也是原書中絕沒有提到的地方。

十二回本《二入榮國府》子弟書在藝術內容上的出新，尤應為紅學界所注意。這一篇奇就奇在把榮國府的地理背景整個兒與南京聯繫了起來。這也是原書中絕沒有提到的。這篇子弟書第一回說，劉老老是南京鄉下人：

有一個劉氏婆兒年老邁，
跟隨着女兒女婿住鄉村。
他女婿混號狗兒人魯輦，
從祖上家道貧寒實因是耕種的民。
他的父曾在南京捐過分，
專好結交富貴人。

本姓王就與金陵聯姓王宗譜。
論親戚正是這賈府的夫人內侄孫

這裏說老老親家曾住南京，與金陵王有關係，而她似與婿住南京。在第六回老老看見林黛玉就想起她的母親，說：“在南京過世的姑太太我也曾見過面，他這模樣子活脫脫兒和生母的神情兒是一個人。”這也說明老老是南京人。在第十回上，老老又大談農田勞動，引起寶玉與寶釵有關南京的爭論，聽了老老關於農村之事：

“寶玉說：‘我方知稻梁一粒是耕夫血，
耕織圖五畝我桑墻下陰……’

寶釵說：‘你真是個膏粱的子……’

那稻米說的是水田的話。

桑葉兒說的是那養蠶人。

栽桑種稻都是南京的事，

與北方兩木相干你又引甚麼文。’

寶玉哈哈大笑說：‘我又錯了，

今日你兩個先生教的我勤。

林妹妹自幼兒曾在南京住，

何不把南省的農桑對我云。’”

子弟書一再將南京與紅樓夢作藝術上的勾通，而且是在清代《紅樓夢》傳世之時，‘自然’是有其民間文學口傳的基礎。八十年代初我曾在江蘇省文化幹部學校對全省文化館長，講授過民間文學課程。當時有一位老館長就曾經告訴過我。說南京遠郊江寧縣的陸郎鄉⁶⁾傳說就是《紅樓夢》的農莊，是烏進孝送租的農莊基地，這縱然是傳說，誰也不令去

6) 參見拙文《江寧陸郎鄉〈紅樓夢〉傳說采風記》(載《南京史志》1995年 第5期)。

注意。但結合子弟書所傳不會無因，恐在清代即有此說矣！這又恐是《紅樓夢》一書有太多地方提到南京所致吧！

更有奇特處，子弟書認為林黛玉是南京人。劉老老說曾在南京看見過林黛玉的母親。而林黛玉自己也認為自己“江南籍貫住秦淮”，並明確表示希望自己死後葬在秦淮故鄉。《露漏緣》⁷⁾第九回《訣婢》記林黛玉死前對紫鵲留下遺囑說：

黛玉說：“還有一言相囑咐，
我本是江南籍貫住秦淮。
將來還要送我南邊去，
把我這幾根枯骨向故鄉埋。”
紫鵲答道：“奴謹記，
斷不叫你環珮空歸冷夜臺。”

這裏“秦淮”是南京的代稱。紫鵲答應了黛玉要求葬在南京的遺囑。有趣的是所有這一切都是民間傳說所創造，為《紅樓夢》故事流傳民間所衍化。

《紅樓夢》子弟書在藝術內容上的出新還有一個要點，即提煉雋求的主題。它在綜合敘述了《紅樓夢》各種故事後，往往分別用幾句話，以發人深省的格言，來總結它包含的意義，這樣便表現了《紅樓夢》深刻的醒世作用。《露漏緣》子弟書便有這樣的特點，例如第五回焚稿，黛玉臨終前焚詩稿對紫鵲說出以下引人深思的話來：

黛玉說：你再休提起書和字，
這件東西最誤人，
念了書就生出魔障，

7) 傅惜華《子弟書總目》云有三種刊本外還有石印本一《鈔本》影響大。

認了字便惹動情根。

古人說：‘窮乃攻書’原不錯，

又道是‘書能解悶’未必真。

悔當初不談從師學讀句，

念甚麼唐詩講甚麼漢文。

想動時諸子百家曾讀過，

詩詞歌賦也費盡苦心。

詩與書意作了閨中伴，

筆和墨都成了骨肉親。

又誰知高才不過憐才客

詩魔反被病魔侵。

真正講出了天下讀書人共同的心聲。一是過不着伯樂，有高才也枉然，二是身體不好，再有高才也枉然。在四回《石頭記》子弟書中，林黛玉勸告寶玉與寶釵成婚後：“再不必多生煩惱空貽笑，莫把那情欲模糊了你的性靈。”也具有普遍的醒人作用。在二回《二玉論心》子弟書中，民間藝人以格言般的語言來刻劃寶黛對知心愛情的執着追求，也是十個發人深省的，例如：

說不盡世上人心，世上人心似海深，

海雖深，深有底，最深還是世人的心；

從古來，有幾個流水高山一心的至死不變？

世界上；都是些覆雨翻雲，交結來往盡是黃金。

有一朝，黃金盡，貂裘敝，壯士天顏，佳人老，

也不知埋沒了多少塞上的琵琶囊下的音。

但有個效管鮑，賽雷陳，終始如一知心友，

我情願拜門牆，隨鞭鐙，赴湯蹈火樂追尋！

這裏寄寓了作者對整個社會世道人心的看法。很精辟地抒發了人

們對建立誠摯的社會關係的熱烈向往，對人物心理所作出的這種真理性的刻劃。確實其意義遠遠超出了寶黛愛情之外。

《紅樓夢》子弟書之所以吸引人，還在於它的藝術表現手法的出新，反映在下列各個方面。

第一，清代風情。《紅樓夢》子弟書中具有濃鬱的清代風俗特徵。在衣、食、住、行各個方面都表現了當時的風俗習慣，使人讀後如聞其聲，如見其人。在衣飾風俗方面，男女各有特色，例如鳳姐的裝扮。“內穿着大紅洋蓮紗綠袄。上套着混大杭藍皮袄兒薄。寬袖兒邊卷桃紅三藍顏綉，內襯着衣袖層層數件多。皮裙兒鑲金嵌翠南紅緞，鳳毛兒刀斬斧齊未磨。”

再加上“戒指兒攢珠嵌寶新花樣，手鐲子圓背雕花玉色兒白。赤金洋鑿指甲套，俏腕兒金釧叮當配玉鐲。”（《一入榮國府》⁸）將鳳姐的雍榮華貴，珠光寶氣都描寫出來了。再如賈蓉的裝扮，也頗具貴族子弟特色：“紅繹色一襲圓的羊灰袄鑲邊花樣却是二則。上套着元青氈面云狐褂，領袖兒俱是直毛道兒活。臥兔時興前冲後，三水貂皮樣兒很得。帽纓兒頭橫菊花頂，飄帶兒二尺來長背後拖。緞靴兒三直半冲家中的樣，圓底兒時興下面坡。”（《一入榮國府》）妙在通過王熙鳳的眼睛看這個侄兒，從頭望到腳。相比之下清代農婦的裝扮便不一樣了，“見老老衫兒新制是毛藍布，冠子放亮是瑤琅銀。頭兒上插帶些荊釵棒，身兒上顯露着布青裙。”（《二入榮國府》）純朴的青藍色符合古布衣傳統。衣着裝扮一向有很强的時代感，在當時若無細致洞察力，絕無此功力描繪得如此入微而傳神。在飲食風俗方面，也寫得頗有特色的。平兒對老老說她愛吃鄉下土產：“再來時千萬萬可別忘了，窩窩頭黏糕絲糕豆餡色。越大越好倭瓜揀幾個，曬乾的灰頭菜與那筍帶苗。更有一宗尤其要緊，我們這

8) 見百本張鈔本。因頭回《探親》有“小窓酣醉”故知韓小窓作。

兒個個兒都吃葫蘆條。”(《鳳姐兒送行》)清代農村菜最有特色的，正如劉老老所說：“在鄉下蒜泥兒拌生茄子，小米兒熬粥腌菜根，幾工兒有了客才吃豆腐，哪有這鮮酒活魚入嘴脣。”(《二入榮國府》)貴族的食物風俗就繁華多了，以《一入榮國府》所寫，飲茶光嗽口：“小丫環一旁侍立聲兒兒悄，嗽口盃兒掌上托。扶侍佳人(指王熙鳳)才嗽了口，俏平兒高擎香茶燕尾蘿。”茶具也十分講究雕龍繡鳳，“小丫環高擎茶盞在旁邊立，玉缸盤龍鳳茶缸是銀蓋盒。”富人吃的當然是山珍海味，餐具十分精美：“炕桌兒面前安排妥，擺下了牙飾銀叉羹匙是細螺。盒蓋兒高擎銀火碗小碟兒熱炒馨香菜樣兒多。皆是山珍與海味，正居中還設白銀鹿肉鍋。”都是象牙與銀制餐具，天下少有。在居住風俗上也非常有特色。作者非常注意渲染環境，《椿齡畫齋》子弟書以詩樣的語言來刻劃環境的優美，以補充原書的不足之處。妙在通過寶玉的眼睛來描繪大觀園環境：“這公子想到了得意處，分花拂柳步兒慢移。只見那垂楊柳深深添蒼翠，碧苔痕冉冉長了綠泥。瞧一回蜻蜓鬧處紅蓮放，看一回綠波深處戲游魚。最可愛鶴自刷翎鴛鴦自睡，百鳥兒無聲，花影兒自移。惟有那綠蔭深處蟬聲噪，好似那斷續臨風一管笛。這公子去行行行又止，猛擡頭一架薔薇把路迷。遙望去似錦如霞耀人眼目，紅紅綠綠蔓住疏籬。暗想我閑常沒到這一處逛，却不知這段幽情頗有意思。”寫了自然的可愛，這裏通過對環境幽靜的渲染來突出椿齡幽情的美麗，同時也烘托出寶玉心靈的純潔與可愛，不着一情字，而整段皆情。在寫賈府的居住時，往往通過人物的視角來寫的。劉老老眼中的賈府是：“只覺得清堂瓦舍層層好，畫棟雕梁處處新。暗想我鄉間最大是娘娘廟，這竟比佛殿神堂寬又深。”渲染賈母住處的高牆深院：“東廂房本是丫穿堂院，穿過來正是賈母的高堂院落深。只見那階下鮮花開艷色，又聽得籠中禽鳥噪嬌音。綉窓前處處玻璃鏡，甬路傍臺行對對是白石墩。”(《二入榮國府》)渲染林黛玉的瀟湘館便是竹與松，《露淚緣》第十回《哭

玉》通過寶玉的眼睛聽見；“但只見竹梢滴露垂青淚，松影濃陰帶晚霞，庭前空種相思豆，砌邊都是斷腸花。老樹無情飄落葉，幽林有恨噪啼鴉。欄杆十二依然在，依欄的人兒在那一搭？”子弟書描寫賈府住處，不僅符合風俗，也符合人物的身份，性格和階級地位。而在行旅風俗方面，也描寫了貴族與平民所使用車騎的不同點。窮人是驅趕毛驢走，後面小孩跟着跑：“拿了那沉重的倭瓜三四個，新鮮的野菜許多斤。劉老把褡褳兒馱在驢背兒上，後跟着十歲的板兒小外孫。”（《二入榮國府》）寶玉則是帶着茗煙，兩人共同騎一四大馬到襲人家去：“茗煙說：‘好哇。’他就備了馬來一齊的乘上，出後門不多時來到花家，茗煙下馬語高揚。”（《玉香花語》）又說“他主僕一齊下馬竟奔前庭走慌忙”，可見清代富人子弟出行都是主僕同騎一馬。富人也乘轎，讓人擡着走，轎上有簾子挂着以遮身。“自芳點頭出門去，霎時間雇來了一乘小轎放在門旁。”又說：“痴公子告辭出門乘上小轎，這襲人送至門前將簾放下才回轉了房。”由上可見，子弟書在衣食住行風俗刻劃上均有細致描繪，顯出富人與窮人不同特色，表現了濃鬱的清代風情。

第二，開展對比。子弟書中對比手法各別，有大對比與小對比之分。大對比是全篇以兩個人或兩件事作對。如《二玉論心》是寶黛對比，《會玉捧玉》、《雙玉埋紅》也是寶黛對比，《雙玉聽琴》是寶玉與妙玉對比，《椿齡畫齋》是寶玉與椿齡對比等等。其藝術結構是以兩個人為核心來展開描繪。小對比則是在全篇中某一節，以對比來深化主題與突出所強調的思想。例如《露漏緣》第九回《訣婢》，將黛玉之死與寶玉娶妻對比來寫，產生了極為感人的藝術效果：

（林黛玉）香魂艷魄飄然去，
這時候正是寶玉娶寶釵。
一邊拜堂一邊斷氣，

一處熱鬧一處悲哀。
 這壁廂愁雲下雨遮陰界，
 那壁廂朝雲暮雨鎖陽臺。
 這壁廂陰房思火三更冷，
 那壁廂洞房喜氣一天開。

這種鮮明的強烈的對比作用，使人彷彿看見寶玉與寶釵一邊在歡天喜地的拜堂，而另一邊黛玉正淒慘的死在床上，把悲傷推向最高潮，但並非偶然。

第一，第四回《神傷》，已在用對比來描術林黛玉聽到寶玉與寶釵結婚時的心理狀態，光為悲劇推向最高潮時作好第一層鋪墊並設置條件：

“他如今鴛鴦夜入鎖金帳，我如今孤雁秋風冷夕陽。他如今名花並蒂栽瑤圃，我如今嫩蕊含苞萎道旁。他如今魚水合同聯比目，我如今珠泣蛟銷漏萬行。他如今穿花蛺蝶因風舞。我如今露冷霜寒夜偏長。”

這是對黛玉死前的對比，為其對黛玉死後的對比，打下了悲痛欲絕的藝術基礎。

第二，第六回《誤喜》，又增加了寶玉自己與黛玉相合的對比，這又是光為悲劇推向最高潮所作的第二層鋪墊並設置條件：

“看他那眉鎖春山含秀氣，正配我細染霜毫如意鈎。看他那眼橫秋水無塵垢，正配我青眼相看格外留。看他那宜嗔宜喜多情態，正配我惜玉憐香繞指柔。看他那文成珠玉繽紛落，正配我筆走龍蛇常唱酬。

我為他心事全憑詩帕贈，他為我漏珠常傍枕邊流。我為他似淡還濃不露意。他為我欲言又止半含羞。我為他溫柔玉磬留為聘，他為我韓壽聞香不許偷。我為他來把琴心通卓女，他為我肯將簫韻引秦樓。”

經過寶玉的對比，更進一步地揭露，賈母與王熙鳳安排的掉包計的殘酷性，從而說明兩心相印的分裂將導致兩命將逝的必然悲慘的結果。這種連續多層次對比有效地擴大了悲劇的合理性因素，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同情。當然，子弟書中的對比絕不使用單一的藝術表現手。除了以上注意多層次的對比，它也注意與排比藝術結合而展現深廣的內容。讀見下。

第三，排比強調。子弟書中慣以用大量的排比句突出心理與生活描寫。《晴雯寶恨》中晴雯用了十個排比句描述了和寶玉的永別：

再不能霞影窗前閑斗草，
再不能水晶簾下簸金錢。
再不能病補雀裘燈盡後，
再不能嬌撕彩扇在晚風前。
只落得多病的小青悲短命，
只落得離魂倩女葬黃泉。
只落得墳頭草長迷青冢。
只落得月下魂歸響佩環。
再別想翡翠衾中和握手。
再別想鴛鴦枕畔笑摩肩。

真是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，以上三種排比句的轉換，便將晴雯強烈的感情突發出來。在《露漏緣》的第十回《哭玉》中，民間藝人用了十六個排比句來刻劃黛玉死後寶玉的萬分悲痛，光是寶玉“哎呀！”的一聲跌在地，掙扎起來後，叫一聲：“妹妹呀！你往何方去？”哭一聲：“佳人呀！叫我哪裏找他？”然後傾訴十六句：

“我許你高節空心同竹韻，我重你暗香疏影似梅花，我羨你千伶百俐見識兒廣，我慕你心高志大把人壓，我佩你骨骼清奇無俗態，我喜你

性情高雅厭繁華，我愛你嬌面如花花有魂。我賞你豐神似玉玉無暇，我畏你八斗才高行七步，我服你五車學富有手八叉，我聽你緣窗人靜棋聲響，我和你流水高山琴韻佳，我哭你椿萱并喪憑誰靠，我痛你斷梗飄蓬哪是家，我敬你冰清玉潔擡身份，我信你雅意深情暗浹洽。”

通過這十六個排比句，將寶玉對黛玉的十六個方面的愛慕、敬重、欽佩交織的高尚感情，可以說淋漓盡致地描繪出來。更有甚者，《芙蓉誄》子弟書的第三回《慟別》，運用雙聲疊字排比句一百二十四句來刻劃晴雯內心的痛苦。在第六回《誄祭》中，用更別致出新的對比句加排比句來描繪寶玉的悲痛欲絕。先是十四句兩邊悲痛的對比：“你那裏有聖有靈來享祭，我這裏無知無識只哀鳴。你那裏淒淒慘慘守荒墓，我這裏悲悲切切伴孤燈。你那裏愁雲日向墳頭起，我這裏相思常在腹中縈。你那裏青草年年冢上緣，我這裏淚痕夜夜枕邊紅。你那裏月下三更愁寂賁，我這裏燈前五鼓嘆零丁。你那裏恨別千端無處訴，我這裏離情萬種向誰明？你那裏望鄉臺上添悲慟，我這裏芙蓉花下倍份情。”這一對比先將二人感情深厚的基礎突出起來，然後用一百四十三個排比句，將寶玉復雜而悲痛的感情全面反映出來，轉換了“愁只愁”、“可愛你”、“可敬你”、“可感你”、“可嘆你”、“再不能”、“我為你”、“想得我”、“只哭得”等九種類型的排比句，可為達到了排比句藝術的高峰，充分地表現了民間藝人的藝術功力與卓越的創造性。

結語，總結關緊德棟、吳曉鈴、波多野太郎請家收藏的《紅樓夢》子弟書，計得三十二篇。吳曉鈴先生藏書，已盡收入《綏中吳氏雙橋書屋所藏子弟書目錄》（載於《文學遺產》1982年 第4期），據吳目所記，尚有《探病》二回（記寶玉探林黛玉疾故事），和《寶釵產玉》⁹⁾ 未見公布於世。特別是《寶釵產玉》內容奇之又奇，吳目云：“書衍寶釵產

9) 兩篇俱見《子弟書目錄》，張□□編，清·光緒同北京張氏百本堂鈔本，一冊。

子，劉老老收生故事，曹霑《紅樓夢》無此所有。百本張本未見傳目著錄。”寶釵產子實聞所未聞也，本篇佚名撰，可見是民間文學流傳之產物，望目已甚引人注目。附記於此以作結。